

■ 图片故事



如父如子

□ 王南海 文/图

18岁，我入伍来到敦煌。
在部队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连长。他当时30岁左右，人瘦瘦的，腰杆笔直，显得英俊潇洒，一张嘴是一口陕西腔，他直着嗓子说：“你们这帮娃娃，从今天开始就是一名战士了。”
训练的时候，连长要求极高，我们内心里都有点怕他。刚刚下连队，我突发急性阑尾炎。连长赶紧把我送往医院。医生急急地说：“马上手术！家属呢？”连长大着嗓门儿说：“我是他的连长。”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手术单上的家属栏签下的是连长的名字。刚做完手术，医生叮嘱：“只能吃流食。”连长笑呵呵地拍着胸脯说：“娃儿只管休养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”于是，我每天都有香喷喷的鲫鱼汤、鸡汤喝。后来才知道，汤是嫂子每天买来

新鲜的食材为我炖的，连长负责开车把汤“火速”给我送到医院。离家几千里之外，我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。
有一次，连长在连队大会上表扬我，说我努力工作，准备推荐我入党。连长让我发言，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头兵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干得不好，入党还不

够格儿。”当我经过不懈努力真的人党那天，连长开心地在家摆了酒，我们都喝了酒，连长大着舌头说：“我的娃是同年兵中第一个入党的呢！”
当兵第二年，连长很认真地找我谈话，让我好好复习，争取在三年兵时考上军校。我摇摇头说：“怎么可能，我的高中课程

都没学完啊！”连长却用大手拍拍我的肩膀，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：“你能考上，肯定能考上！”仿佛他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。
当了三年兵，马上要考军校了。那时，我是连队的通讯员，负责六个办公室和两个会议室的卫生和日常事务。每天要打好十六瓶开水，还要负责办公室的清洁工作。上班时，只要有其他领导叫通讯员时，就听得连长扯着嗓子喊：“娃儿要考学呢！可不能耽误！我给你们打。”
三年兵快结束时，奇迹竟然真的出现了，我考取了军事经济学院。当录取通知书送达连队时，连长兴奋地给嫂子打电话：“今晚要摆酒，两桌，娃儿考上军校了！”那一晚，连长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手舞足蹈，又说又笑，朝我竖着大拇指，骄傲地说：“我的娃儿就是棒，考上了军校！”
那年春节，是连长和嫂子陪

我们一起过的。大年初一，只见连长换了一沓子新钱，挨个儿给他同年兵战友的孩子发压岁钱。然后，他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好好上学，等你将来有了娃儿，我也发压岁钱。”我哈哈大笑，媳妇儿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
当我从敦煌来到武汉求学的第二年，听说连长晋升为营长。再后来，他转业回到老家工作。每当邀请连长来我的家乡看看时，连长总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等我退休了，有大把大把的时间。”
当兵久了，才知道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，告别新兵连，告别军营，甚至告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去年初冬，突然接到连长儿子的电话，他哽咽着说：“爸爸刚刚去世，与癌症抗争了一年多。”
我泪如雨下。那个一口陕西腔，憨厚地叫我“娃儿”的人，再也回不来了……

个体命运背后的时代形貌

——读罗伟章《谁在敲门》

□ 李钊

罗伟章的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自出版以来，饱受赞誉，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度好小说、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等重量级榜单。该小说铺陈川地小镇一个乡村大家庭四代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，进而牵扯出每个人物背后的生命故事与情感幽微，凝练出对生死、道德、人性的感慨与叩问，呈现出广阔丰饶的民族性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。
与其他小说以曲折新奇、高潮迭起的故事取胜不同，《谁在敲门》以平静舒缓的语言进行生活全景式的描述，以人情世态和人物刻画见长。故事围绕父亲过生日、生病、去世、送葬、祭奠五个告别和怀念的过程展开，通过对几个小人物的塑造，折射出世间百态众生之相，冷漠的背后也可能有真情，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温度碰撞出震撼人心的历史厚重感，让人从这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之中不由得深深思考关于亲情、关于生死、关于人性和道德、关于利益与得失的人生课题。
如果说人物是小说的灵魂，那么性格、思想和行动就是人物的灵魂。该书塑造了近百个人生经历不同、性格各异的人物，每个人物都鲜活生动、血肉丰满。如在镇上无所不能的大姐夫、慈母般的大姐、因儿子而抬不起头来的大哥、脆弱敏感的“我”、懦弱卑微的父亲……这些人物因父亲而串联在一起，形成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社会谱系。每一个与乡村生活有关联的人，都能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找到自己或熟悉的身影，看到自己的命运跌宕和人生起伏。
四儿三女，父亲最放不开

手也放不下心的便是小儿子春响，原本还觉得老人是不是过于偏心了，可越往后读越觉得，父亲对于春响的偏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依赖，而春响虽然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懒散不够上进，也不像哥哥姐姐们心里有主见，但对于老父，也是真心实意地对待，他背起父亲时动作熟练又细心；病危的父亲流泪时，他会左手擦着父亲的泪水，右手抹着自己的眼睛；跟大哥二哥的疏离不同，他在医院陪着病重的父亲寸步不离，看到父亲从昏迷中醒来说要吃东西，他会一路小跑地去买饭，给父亲吃好的，自己吃剩的馍的……
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之中的一大遗憾，故事中的父亲在沙发边缘，蜷了一整天，越蜷越小，渐渐“变小”的他从家里的顶梁柱变成了依靠着儿女的“孩子”，他不愿在大女儿干净整洁的家里常住，凡事都小心翼翼，怕给孩子添麻烦，让人看了心里实在心酸。
故事中父亲的葬礼上，大姐的一大段话让我几度哽咽，5岁便成了孤儿，走过坎坷卑微的前半生，又遭遇中年丧妻，含辛茹苦将七个儿女抚养长大……这样的人生着实艰辛，他卑微得让人心疼，也崇高得让人感动，老父亲腰是弯的，背却是直的，他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天。
趁着还来得及，不要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，正如罗伟章在书中所写：每个人在父母活着的时候，都以为父母不会死，直到死了，才真正明白没有人是铁打的江山，觉得自己还有好多孝心没尽，却没地方尽了……

家庭相册



有一株玉米叫父亲

□ 钱国宏 文/图

临近清明节，我听到冰面在春风里发出玉米拔节似的声音，那声音雄浑而激越，回荡在辽阔的田野里，使沉睡的村庄苏醒过来。我突然想到了老父亲，他像一株玉米一样沉淀在乡土的深处，静静地端详着我和返青的土地。
春天刚一踏上北方的土地，喧腾的垄间就会出现一个佝偻的背影——父亲牵出蛰伏了一冬的耕牛，扶着刚刚擦亮的犁铧，在广袤的平原上，以硕大的土地为弦，弹奏着他的希望。那黑油油带着新鲜腥味的泥土，在他的脚趾缝间吱吱地钻来钻去。那麻酥酥的春风，从他微白的鬓边轻轻拂过。这时，父亲的唇边通常会绽放一些古老而亲切的山歌，他苍老悠长的嗓音总让我觉得：在生活的舞台上，只

有父亲和像父亲一样长年辛勤劳作的农人，才是乡土中纯正的歌者，也只有他们唇边绽放的民谣，才蕴藏着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真谛。
炎热的夏季，整个乡村都快被蒸熟了。父亲给我们做好饭菜，便一个人扛着锄头，顶着硕大的太阳向他劳作的工厂——田野里走去，父亲的锄头在青苗间游刃有余，那是多年历练的结果。父亲像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一样有着娴熟的生存技巧，他深深地懂得，家里，有着嗷嗷待哺的“黄嘴燕崽”，那渴望的眼神容不得他有一分钟的懈怠。父亲在青苗间时隐时现的身影，以及背上成片的泛白的汗渍，像敦煌壁画一样穿越风雨的剥蚀，在我的眼中拼成永久的图腾。
秋天到了，父亲显出了一年

中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忙碌。秋收那几天，父亲总是睡不安稳，几乎每晚都起夜到院中看天——他的内心深处，很担心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走一年的希望。父亲对即将采收的庄稼做了最科学的安排：一些自用，一些卖掉，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、买个新书包、换个二手的自行车。父亲就在这一片辉煌的畅想中开镰了。
等到打场那几天，父亲是绝不允许自己歇息的，他顶着一头的碎草屑，把他的孩子们统统赶到场院里“排兵布阵”：剥苞米、搓苞米、晒穗子。托老天爷的福，整个秋天没有一滴雨，玉米都完好地收进粮仓。一粒粒金黄映照父亲的脸，父亲抹一把脖间的汗，黝深的皱纹笑成了秋天怒放的菊花……
“紫陌乱嘶红叱拨，绿杨高映画秋千”，清明节快要到了，十多年前的春天，父亲孤独地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从那以后，每逢清明节，全家人都会想起父亲，想起那个憨厚、纯朴、执著、坚韧、不善言辞而只知耕作的老农……
风暖暖地吹着，郊野一寸寸地绿着。透过这篇文字，我仿佛看到衰老的父亲正披着一件印满汗渍的黑褂子，坐在灿烂的春光里，眯着眼睛，凝神注视着脚下的田垄，享受着大自然所赋予的闲适，像一株成熟的玉米昂首站立，看护着脚下的土地——那就是我的父亲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

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书海掠影

